

羣衆

(詩集)

的隊伍

KBC
G
226
13

波 著

一九四零年八月一日出版



3 2173 1359 6

MG
I 226
413

目 錄

迎五月.....	1
晨 霧.....	4
羣衆的隊伍.....	8
趙老太太.....	12
他立在我們的掌聲中.....	14
拜獻.....	21
他們.....	28
神鷹隊.....	29
寄南風.....	30
護國，我呼叫你.....	31
暴風雨，是來了.....	34

迎 五 月

五月來了，
兄弟：
苦難的鬥爭的季節來了。
跨進五月，
柔青的晴朗的天空
太陽把春天帶入了盛夏，
從這裏
清明的五月的經過。
風吹着呀！
大地流蕩着春的飽滿的氣息，
風吹着！
山林繁蔭的綠葉，
紅色的玫瑰
羣衆爲自己解放而鬥爭的高舉的旗幟！

五月來了，
兄弟：
五月正步向我們走來了。

五月的花朵，
像紅火。
在廣闊的波濤熾笑的海洋，
在急風撞入叢林而發出獅吼的山崗，
在歐洲船舶林立的碼頭和灣港，
在北美，
鋼鐵交響的曠野；
在久別了我的荒漠的家鄉，
在中國戰爭的原野上，
啊！五月來了。
五月的天空，
投下了催促一切萎縮的生命新生的光芒。
我愛五月，
五月的玫瑰像鬥爭的紅火一樣。

五月來了呢，
兄弟：
我們的五月來了，也是——
玫瑰花開的五月來了。
在這月季裏，

我們負着苦難的担子！
向光明的大道進取！
我們在黑夜中舉着鬥爭的火把！
將奴隸的枷鎖擊碎！
在這月季裏，
我們不能悲苦地生活，
而合羣躍起，
將不幸的門檻打破，
歌唱革命，
歌唱自由，
把粗闊的胸膛，
朝向太陽；
把鮮紅的血液，
澆上了五月的田地上
在上面撒下新的種子，
和新的希望。

一九三八，五，四日。

晨 霧

濃霧迷濛的清晨，
昆明呀，
我聽着你的第一聲號音，
將寂寥的沉靜劃破。

我看着那——
身着綠短軍服的號手，
他們將喇叭口朝向
那遠的海那邊的山峯；
朝向
灰鋪的古老的城樓，
朝向
那白日昂立於熱鬧的長街的牌坊，
經過那銅口的喇叭，
昆明，他們在，
霧裏活動了：

戰士們腳，

踏出了營房，
使那安靜了一夜的
荒漠的土場復活，
齊整的排步鋤起了黃色的灰土，
像落日低沉的霞暉。

在遠的，參差的林檎的河邊，
長脛的煙囪吐出黑焰，
火車從那裏爬出
尖利地高叫！

工廠，轉運着牠的鋼骨，
在牠的心臟，燒紅了黑煤，
熔化着腐朽的鐵渣，
吐出射擊敵人的彈粒。

起來了，他們：
那些貨兜中麻布堆袋旁倒睡的力夫，
那些污穢的河邊破窩房中的人羣，
他們揉搓着腥紅的眼睛，

拖着車子，揚着馬鞭，
駛上了石舖的大路。

昆明，
迎着白的晨霧，
開始工作了，
昆明呀！
呼吸霧的悶氣，
使生活更加有力吧！

別讓那些：
高等的難民們，
裝飾你的樸實吧，
別讓他們——
把污穢的足踏在你的地上。

別讓那些貴門的敗家子，
日夜地，
遊手淫樂；
別讓他們——

心血麻木的敗類在你的身上寄生！

你在不幸的，
和敵人的威迫中，
邁步千里地突進了。
在荒郊的丘陵；
汽車成千地駛着，停息着，
在貧脊的田地，
築起了一座一座的鋼鐵工廠，
在空落的校舍裏，
他們又搬滿了。

新的希望，
在你這裏生長着了，
中國的新的希望，
在你這裏寬厚的山地上顯露着了。
在你這裏呀！
霧的清晨，
我看見了太陽自東方上升。

廿八，九月五日。

羣衆的隊伍

聽啊！兄弟們：
那羣隊的歌唱，
從那面的街口轉出熱鬧的街道了。

前列抬着白的布標，
上面寫着，
大大的黑字。——
用他們打鐵的粗手，
抬着竹竿，
昂着他們黑武的頭顱。

於是，這裏的街，
第一次迎接着他們合伐的足步；
他們：
第一次學習集體的排行，
和集體的歌唱。

他們的歌聲，

像火山爆發時無規律的交響，
有時，
也那麼齊聲地震蕩。

他們揮舞他們的手——
生活於各種各樣的。
呼喊口號
這是他們的首次，
從未沾過他們白齒地泊生。

但他們是，
在街心裏遊行着了。

生活不同的羣衆隊伍，
七千餘顆平板的素實的心，
他們在街上，
穿過了牌樓活躍着了。

他們中有村婦
（藍布包頭的）
他們中有抱着小孩的奶娘

有平寒人家的嬌女，
有粗腳大手的黃包車夫，
和廚房裏燒火的廚役，
有扁担，有幫工，
和一系列一系列的勞工同志。

而且，在長長的行進的行列裏，
還有黑布長衫的女僧，
還有抬着洋鼓一般大肚皮的孕婦，
還有，呀！
穿紅色絲襪的摩登的麻太太，
穿着高跟皮鞋的誰家的小姐，……。

他們，合在一起，
在街上遊行着了。

生澀的口，
呼着生疏的口號
參差的步伐
踏着他們高低的歌唱。

布標迎着城市的春風，
前進！
這街道
因為第一次迎接他們集體的步伐
而興奮地感到了光榮。
這牌坊，
彷彿張開了雙臂，
向他們，
熱愛地擁抱。

聽呵！
羣衆隊伍的歌唱，
參差不齊的步武
聯成了長長的行列，
踏入一條同一的戰線上來了，
——兄弟們！

廿八，八月，五日。

趙 老 太 太

趙老太太，
遊擊隊的母親。——
你的名字，
被寫遍了中國大小的城市和郊原。

大家知道了——
從你跨上了栗色的戰馬，
在東北的森林裏馳駛，
那些活躍的足跡，
彷彿一些傳奇的故事。

大家聽見了——
你那素樸的堅實的講演，
出自那皺紋乾癟的嘴唇，
彷彿一口洪鐘
噹噹噹的向四週興奮的聽眾直撞。
（那聲音呀！
彷彿每一個受難的中國人民保姆的聲音呀

你說：

『哪！一條老命活着有甚麼用，
不跟敵拚死也不甘心……。』

你說：

『哪！我一個老太婆可以組織十萬遊擊隊
你們呢，
比我強幹，比我有學識的大學生們呀！』

你叫着……

使多少婦孺們懦弱的心情鼓緊，
你的老而有力的拳頭的手勢，
擊打在那些強壯的男子們羞愧的心口。

他們生出了無限的崇敬，
對着你，一個老健的戰鬥的女人：
他們抬着景仰的奇異的眼睛，
有如我，
而忠心感激莫名。

廿八，二月五日。

他立在我們的掌聲中

陶行知，
在我們歡迎的掌聲中立起了。
一個短胖粗實的身材，
和一付寬厚的嘴臉……。

他開口了，
比畫着手，
聳動着肩頭。

他彷彿——
要對小孩講驚奇的故事，
出神的眼睛，激動的嘴，大聲的嬉笑！

那些——
遠天的歷程呵！
愛護祖國的
珍貴的故事
在他的形容的聲音中
如同銀幕上的影子而出現了。

他溜轉着眼珠，
逗引我們。
在這邊，
那邊
桌子的週圍，
隨着他的故事而興奮，憤怒，大笑……！

你們聽呀！
『陶行知』
一個熱愛祖國的教育學者的名字。
他從北到南，
從南到東，
從戰鬥的祖國，
漂流海外；
在海上，在陸上，在電流中……
播送着他的名字
奔流着他工作的熱情！

那些南洋的僑胞打着歡迎的旗幟，
到輪船林立的碼頭，

到火車站，
那些異族的戰士們打開了會場的大門，
織上崇敬的光采。
在分離的輪船裏，
長征的火車中，
裝滿了僑胞對祖國赤誠的熱愛。

聽吧——

他對我們講：

英國老艾登那付悲哀的同情，

美利堅的兒童們

把聖誕節得的果品向中國的戰士捐贈

聽吧——

他對我們說呵！

那些異國輪船的水手不把軍火輸運敵軍。

你們聽見過嗎？

他問：

在泥羅河邊，

埃及的金字塔前，

那裏的隊羣，
歌唱義勇軍進行曲。

你們看見過嗎？

他問：

在歐羅巴的土地上，
在弱小民族的境地裏

他們——

仇人爲了祖國的戰鬥和新生，
互相抱着狂吻，

他們是有廿年不解的仇恨。
世界上三萬萬五千萬的人民
是靠在我們這邊的呀！

世界上和平正義的戰士，
站在我們這邊的呀！——

於是，他笑了，

在沉靜中。

他又說：

在我們這邊，

還有——

回教的兄弟

他們用電的聲音號召世界的教徒，
說：

『你們要反抗侵略者，
直到把他們打出侵略的境界爲止。』

（聖經上言）——

『你們到中國去呀！

那裏是回教徒求學的地方呀』……

但是，現在，

中國被侵略者蹂躪了，

住在中國的教徒被日兵殺戮了。

哦！把同情和憤怒，

對着那

中國的敵人吧。

——牠是主的敵人！

在印度——

那位瘦黑的聖雄，

那位

白髮銀鬚的詩人太戈爾，
他們
一個是躺在簡樸的陋室裏，
一個在椰林的樹蔭下，
把心中人類的友愛，
送給了我
叫我轉告被欺凌的中國。

在南洋，
在歐洲；
在北美，
在地圖上各種顏色的國度裏，
他們在唱着了；
我們這裏戰鬥的歌曲，
他們在互相講述，
我們抗戰的故事了。

那些在異國的同胞們唱着自己的歌了，
那些異族的人民相傳着我們的故事
隨着他工作的熱情。

帶回祖國來了，他對我們講。

陶行知，

一個熱愛祖國的戰士。

二月十六日作

拜 獻

歐羅巴：
強盜密集的窩地，
那裏的人民，
從好久就喘息於劫掠的烽煙；
那裏的人民，
有如我們這裏的！
從好久就掙扎於生活的暗地下，
在束捆的賊手中，
我們是曾幾度的
激怒了騷擾的仇恨，
匯成了戰鬥的潮流；
我們是曾如你們，曾幾度的，
結成了叛逆的大隊，
唱着革命的歌曲
高擎火炬
踏向交通被仇敵截斷的街衢；

示威於崗警森嚴的鐵槓的門首。
我們曾經——
爲同一的命運連合不同色的種族，
歌唱那
自由平等的天光！
但是，時間張開了奇形的羽翅，
有如兇惡的閃電；
無情地消沒了，
又如莽撞的黑流遠遠地流去。
而你們——
彩色的歐羅巴，
在惡徒窮兇的情慾貪鄙的腕下，
在瘋狂的野蠻的人手中；
西班牙的人民被遭踏了，
幽美的奧大利亞的園地被強姦了！
捷克民衆自己所堅立的旗子被砍折，
插上爲捷克人民所羞恥的旗幟了！
而，我們，當你們受難的時候
我們的年月並沒有度着舒適或輕鬆
賊盜的心

那會有休息的止境，
看他們……
挺着滿腹得意的肚皮，
拔走着
驕傲的黃色的馬靴；
吶吼着如狂人夢中的囈語。
可是，這裏：
東方的古國已經將彎曲的腰背豎起，
恢復了他青春的活力，
砲火給他新生了，
他踏上了自由鬥爭的階梯
他擺掉那腐朽的重壓，
把它擲入那深深的河底。
可是，
強盜密集的窩地
歐羅巴弱小的人民啊！
在你們的頭上……
我們又聽見了：
強盜分贓打劫的砲彈的聲響。
飛機負着鐵卵，

盲目擲向你們耕食的地區，
死亡的神追蹤着健美的生命，
青蔥的田野灑滿了恐怖的氣息，
牧師向主祈禱！
人民悲苦的心回念 那頭一次 犧牲的戰兵

。

可是，這時候隊伍中的兄弟，
一樣一隊一隊地向死線上送去！
那一回……
人民沒有忘了：
彷彿還是昨天的情形。
曾經燬滅了的人類精心的寶藏，
那殘骸還陳列於世界文化都城的中央，
在巴黎，在柏林，在倫敦……
哦！柏林，那一回是你的雄心，摧折你
己，

這一回，你又復燃了死心！
那一些威風的督師的戰將，
他們還一個個被鑄成了雄糾糾的銅像，
立於熙攘的大街叫人景仰。……

那悲慘的活躍之影：
還深深的浮沉在人民的心上。
那一回，……
你也不會忘記吧：
世界的一方，
出現了一幕人類偉大的事蹟；
它的光榮，
將永遠被詩人們歌唱。
它是西連北歐，
東跨亞州，
從那廣大的土地，
上面騷動了萬般的住民，
他們提起鐵錘，
把工廠變做營壘，
把農村的平靜撕破；
舉起鑿刀，
趁強盜打劫，
海盜火拚，
他們起來……
羣力團結。

把自己的國家改變；
把灰暗的生活，
推向光明的太陽；
讓自由的陽光，
照在他們自由的身上，
那些賊盜們
他們雖然收斂了他們敗北的蹤跡了，
但是他們却依然忘不了他們的本行。
而另外的一羣人類，
他們却在朝陽的光輝中成長！
老腐的歐羅巴，
說起來——
你曾經痛烈地忌妒過它，
你曾經用最粗野的口吻；
詛咒過它，
你又苦笑地
讚美過它啊！
歐羅巴：
在年幼的無知中，
我糊塗愚蒙地過去了，

那一回，我沒有激情的願望
也沒有歡樂與悲痛的預想，
我沒有寫過一首小詩
對你，我沒有化過一點心思，
這一回，
當你們大肆火拚又復開始，
我要跟着我們戰鬥的國家向你發誓，
我要在這地獄的火煉中，
與那新的人羣開闢人類新的局勢，
把這腐朽的社會擊落，
當着你們的壽命臨終的末日。
我拜獻給你……
我的這一堆單純的情思！

廿八，九，十日。

他 們

他們伸出——
射擊過敵兵腦袋的手；
他們把鐵槓壓在，
壓過他們鐵槍的肩頭；
他們的足……
踏在這南國的晨風撫摩的山崗，
他們曾經踏過的廣大的中原血染的戰野。
他們，
他們這時候，
手的揮舞
合奏出一種鋼鐵的聲音，
用衝鋒時怒吼的嘴巴，
他們，
唱那些熟悉的抗敵的軍歌，
與堅實的鐵的聲音溶合。
在這裏——
後方的地區，
要建立一座鐵工房，
製造摧毀敵人的軍火。

神 鷹 隊

排開……

排開你們復仇隊形的翅膀呀！

向着，

向着那倭賊密集的地帶。

在自由的陽光明耀的天空，

一隊，

兩隊……

你們騰駛於

白雲層中。

向那反攻的兄弟用排槍射擊的火點

去燬滅

爲侵略者利用的劊子手

可憐的愚蠢的弟兄；

去殺害，

阻擋我們民族復興的強盜，

用野蠻的武器打劫的東方的海賊！

廿八，三月二日。

寄 南 風

南風：

吹呀！

在荒蠻的邊疆的原野；

吹呀！

在戰爭的號角吹響的山崗，

在獸行的敵機轟炸的昆明湖畔，

吹呀！

壯烈的心爲你而更加活躍了，

沸騰的熱情爲你而更加高漲。

你，南風：

曾經吹拂過腐朽的林木，

給青春藉此而蘇醒，

曾經吹裂過枯寂的死水，

叫惡魔在掙扎中抖顫！

吹呀！南風：

帶着民族戰爭的種子，

到愚蒙和荒漠的地區去播種，

吹呀！南風，

到戰鬥的鋤犁的田野中去播送！

廿八，一月。

護國，我呼叫你。

在邊疆

有邊疆美麗的花開。

哦！「護國」：

我呼叫你光榮的名字。

當那寶座腐朽而倒折

那殘餘的渣滓還想趁勢復活，

那時，

你在邊疆舉起了憤怒的烽火。

王冠的夢像是浮沉在浪湧的大海，

四方的波濤向着它打來，

不久

那夢兒的幻影便隨着他的身軀死眠。

民國的子孫，

一齊奏起了快樂的音階，

把那自古未有的歌詞寫上門對，

大家用新鮮的詩文來祝賀新年。

啊！時間被急風吹走，
今天，
我們又在烽火的煙中向你追念，
羞愧的牙齒却啃噬着我們的心坎。

我們是走了崎嶇的道路了，
同胞的兄弟也當做了仇敵看，
你雖然建立了偉大的功勳，
來者却不能發揚你的光采。

現在，在砲火中，
在邊疆，有邊疆的花開，
看邊疆的花朵呵！
要在民族抗戰的史詩上璀璨。

十二月十六日

牧 歌

這兒是牧歌的天地……

林木在秋空中點首，

羣山在曙色裏朦朧。

戰神向它吐出強烈的氣息，

溫靜的池水揚起了洪波，

蒼老的山谷迴應出壯勇的聲和。

牧童跨下了忠實的牛背，

加入了律韻齊整的集伙，

把清幽的調子從新換過。

啊！日子更換了不同的面容，

重疊的山崗在夕陽中隱約，

瞧牧童們的隊伍在唱前進的戰歌。

暴風雨，是來了

暴風雨，今天，是來了……
從四方野茫的天際，
帶着忿怒的雷霆，
和急掣的尖利的金光。——
向這裡，這裡，
我們辛勞地耕食而不安的地區，
迅速如大軍之密集。

我們在牠的
恣肆底盛情下，
我們不安地
從恐怖中躍起。

牠發出逼人的威嚇，
夾着雷霹的聲響，
砍折大樹，
洞穿鐵物的阻障和堅石的擴穴。

牠無比地狂放，

猛力呼嘯
而將所有的威風，
助長牠赫赫的聲勢。

但是我們那能向這種憂悶中去忍受，
我們曾經長久地，
向任何巨障奮鬥了幾代的，
大地的兒子們。

我們那能向這種恐怖中去屈服，
我們曾經征服過千百萬的，
毒蛇猛獸的
強悍的身軀。

我們躲避麼，
我們早已就不安於
那長久守份的羞恥，
我們隨時呈現了的赤裸的促窘。

雖則雨點愈加大了，

風勢和雷電愈加狂作，

而我們是

沒有忘記

一個雨後向我們招手的太陽。

一九四〇、五月。

羣衆的隊伍

作者 濺波

日期 1940.8.1.

冊數 1—1000

定價 五角

雲南省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
審定
第一一
六號

